

蕭逸著

風雷谷

第一集



第一章 劍底情仇

「故京軟紅十丈，柳絲十里飄香」，時間是前清盛世乾隆年間，地點是歷朝金粉，紅牆綠瓦的北京城，是初秋的日子了，尤其是入夜，北京城更顯得頗有涼意。

三更天，葉硯霜從小床輕輕起來，喚了兩聲娘！不見母親回答，知道已入睡，想到自己跟前的遭遇以及母親的病，不由得一陣心酸，差點流下淚來……他慢慢地推開這扇小窗，一片月光射入了斗室，皓潔的月光正照着這年青人，好一付俊貌……方面大耳，劍眉星目，頗高的個兒，白皙的皮膚，猿臂蜂腰，英俊中別有一股書卷氣息……

他深鎖着雙眉，滿臉倦容，像是大病初癒，忽然抬起頭，低低地語道：「師父！弟子今夜有負師恩，要行不義了……」，他輕輕地走到自己小木床，由床下拉出了一口小藤箱，裏面是一套緊身黑緞夜行衣，和一付鹿皮革囊，他很快的穿上這身衣服，佩好革囊，把一條油松大辮子盤在頸上，在辮尾打了個麻花結兒，這才由褥下抽出了一口劍，只見這劍鞘上古雅斑紋，已知絕非凡品，葉硯霜繫好了劍，不由得劍眉一挑，滿面青霜，只見他單手一按窗沿，一長身已出了窗外，隨即帶上窗，真個快似狸貓，落地如棉。

他看了佈滿天空的星斗，一彎明月正被陰雲遮住，顯得冷陰陰地，正是夜行人出沒的絕妙好時，不由得面色一冷，一擰身已上了房，再一殺腰，直似脫弦強弩，只一瞬，已消失在陰影裏。

一陣急馳，也不知走了多遠，他在一家大宅門口駐足，看了看這宅門好大的氣派，門前是一對青石大獅子，古銅色的正門上扣着兩個大鋼環，映着月光閃閃生輝，再往牆裏看，隱約地似見雕樑畫棟，古樹參天，端地好一座王公府第，他略爲打量了一下周圍地勢，不禁暗自點頭，背右手問了問身後長劍，只一晃身已上了丈許高牆，再一飄已入院中，眼前是處處朱欄，花木繞宅，假山小橋……真個幽雅已極，他隱身在一塊假山石後，打量眼前形勢，一叢叢的屋角也不知有多少間，這年青人內心一陣跳動，……終於一跺腳，自語道：「好壞祇此一次」。

現在他才看到有一面長匾，高懸正廳門首，隱隱地尚可辨出「九門提督府」五個大金字，不由眉頭一皺，暗想：「這九門提督姓鐵，曾和父親有深交，平日居官公正廉潔，我似乎不該在此下手……。」

忽然他聽到身後有異物走動，一回首不由暗暗心驚，原來竟是鐵府所飼養的一隻斑斕藏犬，這犬出自藏北名種，聽嗅極靈，兇猛無比，平日白天向關於籠中，入夜才敢放開，這時似已發現假山石有人，竟往這走來，硯霜當時一急，順手彈出一粒石子，落於數丈，這狗一聲悶吼，竟飛快往石子處撲去，硯霜乘機就往上竄，不想還未起就聞左側疾風撲到，一側身始看清竟又是一隻惡犬，狀同前，一聲不響往自己頸下咬來。

好個葉硯霜，此時只見他往右一側身，輕舒左掌握住這狗前爪往前猛帶，右掌暗運內力「小

「天星」掌力，只三成勁向外一吐，這狗祇悲嗥半聲，頭骨盡碎當時了賬，硯霜雖輕而易舉料理了這狗，也不禁暗驚這鐵府戒備深嚴，經此一鬥倒打消了他前思去意，生怕那狗再回來，那敢在此再呆，一連幾蹤又出去了幾層院落，眼前景緻更較前爲佳，一個半圓的月牙門，深露於藤籬花下，硯霜由門內往裏看，見有一處雕欄的綠窗尙透着微光，他貼於窗下隔着簾縫往裏看，只見一個女僮兒，頭上紮着兩個鬢角兒，身上一套大紅睡襖，一面打着哈欠一面在桌上找物，一會才拿起了一柄拂塵，一面嘴裏還說：「叫我好找，看我不把你們這群東西都給轟出去。」

硯霜猜想這說不定是那個哥兒的小丫環，半夜被蚊子給咬醒了，起來找東西趕蚊子，心想時機難得，想着就見小丫環端着燈要往裏走，連忙一閃身來到這房門口，用手在門上叩了兩下，就聽裏面那女僮問：「誰？」，硯霜也不答，又敲了兩下，這丫環一面說：「真怪，半夜三更這是誰？……」，一面就聽裏面開門鎖聲，隨着就見這門「啞」的一聲開……

還未容這丫環看清有人沒有，就覺得一陣疾風由頂上掠過，隨覺得背後腰眼上一麻，一陣昏迷，人事不省。

硯霜以快身法進屋，點了這女僮的睡穴，把她移至這屋椅上，見她臉色微紅，用手一試出氣均勻，知道不會有何傷害，至多明午自會醒來，這才就着那燈光把這屋一打量，不由暗暗佩服這主人竟是個飽學之士。

原來這是間書房，有一張紅木雕花的書桌，文房四寶齊列桌上，尙有四張小型太師椅立於兩邊，有兩個空花小几夾於其間，地下是猩紅的藏氈，四壁有六幅工筆花卉立軸，還有一面樣式古

雅七弦琴，突然他竟發現左牆上尙懸着一柄古劍，不禁暗暗一驚，心想這屋主人，不僅是文雅之士，且尙是一武林高手，只由這劍能懸於丈許頽壁，如不用梯橈內家高手頗不易爲，不禁望着那劍呆起來了……

半晌他才定下心，心道：「硯霜呀！硯霜你此番夜入宅，非奸即盜，如不慎於從事只怕往日英名就要毀於今夕了！」他幾乎要轉身回走，突然他想到那垂危將要死的母親，不禁重鼓勇氣，又往裏走了十來步。

走出這個書房，就嗅到一股溫香，他用手揭開了這幅絲簾，眼前是一張黃銅的西洋床，粉帳半開，還有一面古銅大鏡人立床側，奇怪的是床上被褥凌亂像是才有人睡過的樣子，不由的倒吸一口冷氣，面紅過耳，心想：「這分明是女子閨房，如今半夜三更，我堂堂男人來此作什？」……急忙回身，却見一列木箱橫於牆角，把心一狠，心想：「我多少拿點東西，方不負此一行。」

他順手一按身後寶劍啞簧，「噲！」一聲低吟，寶劍出鞘，帶起一縷奇光，劍身如一彎秋水可鑑人毛髮，陰森森地確是一口寶刃，硯霜見劍已出鞘不再猶豫，平伸劍身，把劍尖對準第一口箱上銅鎖，祇一振腕，銅鎖落地，他劍交左手，定了一下幾乎要跳出口的心，揭開了這大箱蓋，只見內裏盡是些女用衣物，質料俱是上材，心想：「要這些無用」，突然他發現有一紅木雕紋小匣置於箱角，順手拿過那匣，見並沒有鎖，打開來裏面竟是一雙翠鐲兒，顏色碧綠，知非凡品，心想這定是主人心愛之物，不忍都拿，僅取過單鐲揣於懷中，把匣兒又放置原處，然後蓋上箱蓋

，却已嚇得冷汗直流。

一切就緒，他來到原先書房，在案上拿起了筆，飽濕墨汁，正欲與主人書明自己苦衷，所借飾物日後必還，不想拿起筆似覺有異，再回頭不禁大驚，原來適才被自己點穴熟睡的女僮，此刻竟自無踪，再抬頭往牆上看時，那長劍却只剩下了個鞘兒，暗想今夜得遇勁敵，這人好俊的一身功夫，竟能在自己身前出沒如常，只這身輕功就不在自己之下，當時那還敢稍留，把筆放下，輕揮右掌，那殘燭應掌而熄，一拉門急縱而出。

當他發現落足處竟是一片琉璃瓦，不禁深悔來時大意，竟未換鞋，如今在這浮有薄苔的瓦面行走頗感不便，還未容他想得太多，就聽耳後不遠一聲低叱：「無恥之徒，打！」三點寒星，兩上一下帶着一陣輕嘯一閃即至，低頭已自不及，一急竟使出了師傅絕技「金蜂戲蕊」，左足尖點地，全身旁傾，撲嚙嚙風車似的轉了個大圈子，接着右足找地「金鯉倒穿波」，全身後仰，竟穿出足有三丈，隨聽身旁暗器叮咚落瓦，竟是三粒「五芒珠」。

硯霜立定身形不禁暗叫好險，那敢大意，再往發暗器處看，一片寂靜那有絲毫人影，越發認定來者不易對付，尤其方才叱聲語音雖低，分明是一少女口音，更感面上訕訕，他在暗處看了一會，不見絲毫動靜，不覺胆子又壯了些，同時肚內饑腸轆轤，知道自己一天未食，入夜尙如是奔勞，竟感到微微不支，心想：憑自己一身超人輕功如盡力施展出來，也未嘗不能將此妞綴下，想到這，低頭繫了緊鞋，氣提丹田，竟施出上乘輕功「八步凌波」，如脫弦之箭，又似跳震星丸，瞬息間已出了這王府七八里，面上已見了汗，才駐足一小廟，回身見時那有敵人痕跡，方自慶幸

，不想却聞得房上有人嬌語道：「尊客好一身輕功，只可惜既光臨寒舍，却爲何偷偷摸摸，今天姑娘不才，要代父勉強留俠駕了！」說着人影一晃，眼前已婷婷玉立的飄下一少女，輕移蓮步往自己走來。

只見她單手揷劍，長髮垂肩却挽了個糾兒，一身淺綠緞緊身夜行衣，面似桃花，一雙大眼睛含着無限深情，却令人不敢逼視！微風裏長風微揚，直如玉樹臨風，此時面容愜沉，似在等着回話。

硯霜見此女面貌之美，生平罕見，說話又如此大方，此時被人家問得張口結舌，不禁羞愧得把頭一低，想到：「此女分明看見我所爲一切，却裝着不知，以此看來似無惡意……」忽然又想到自己開箱盜物，分明盜賊行爲，還有什麼可說……猛一抬頭，竟和少女目光對在一處，就覺對方眸子內含有一股精氣，愈發令人羞愧，當時一跺腳，回身就跑。

這次可沒有那麼容易跑，才一舉步，就聽身後少女冷笑道：「要跑可沒那麼容易，把那柄劍給姑娘留下。」

就覺背後金刀劈風之聲，這少女竟真砍，來勢還真兇，葉硯霜心想自己倒底理屈，何況對方又是個女流，說清楚點自己總覺得對這少女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，又想看，又怕看，這時雖覺少女劍到，竟忘了躲，眼看冷森森地劍鋒已堪堪刺上，少女竟把劍往回猛一帶，一個收勢「細胸巧翻雲」在半空直如蒼鷹般一個大轉身，還是落在葉硯霜對面，滿面嬌嘖的道：「你到死想活？怎麼連這麼大的寶劍都不見？不是怕污了我劍，你早就沒命了。」

硯霜見跑又不成，打嗎！自己實在又不願，再說這女孩一身功夫實在不易多見，心中一方佩服，一面更慚所爲，由是愈發的不想打了，這時看那少女滿面嬌羞，瞪着一雙妙目注定自己，不由得脹紅了臉說：「姑娘！妳這是何苦……我實在是迫不得已！所取之物多則一月少則十天，必定躬親奉還，還是讓我走吧……」

「不行，你要走也可以，得把劍給我留下，我們一物換一物，這樣我還不太吃虧……」話未完見硯霜雙目旁視，知道他又想逃，心想這次非給你點厲害瞧瞧，表面仍裝作不知，又接下去說：「看你也非下流之徒，怎麼作出如此卑鄙之事……真令人不解……」

葉硯霜被這少女冷一句熱一句，直羞得面紅耳赤，幸虧是深夜，否則真恨不得有個地洞讓自己鑽下去才好，這時所見少女最後之言，也不禁有些難堪，心中暗想：「我再讓妳一次，若再逼我，也說不得給妳點顏色！叫妳知難而退……」想着脚可沒停，一騰身竟由少女頭上掠過，脚下加勁，竟展出十年所學輕功，一路翻騰，往回路急馳。

那姑娘見硯霜這一急馳，直似脫弦之箭，也不由暗暗心驚，心想：這少年到底是何人？這一身功夫真令人可愛，尤其那一張俊臉映着月光……叫人真捨不得下煞手，可是看他屢次想逃，連自己人正眼也不瞧，不禁微愠，此時見他竟由自己頭上掠過，不由得一聲嬌叱，也展出平生所學，免起鶴落隨後猛追。

也不知追了多久，兩人都感不支，尤其是硯霜，這一月來扶持母病幾未合眼，更加上一天水米不打牙，此時額角已見汗，出氣有聲，回頭看少女雖被自己拉下了一段距離，但自己真想逃出

她眼底，目前體力實辦不到，心想妳既一再相逼，就怪不得我了！

他站定了身形，略一喘息，少女也跟蹤而到，因來勢太疾，一時不易收足，竟穿出丈餘方收住腳，此時也香汗淋漓，嬌喘不已，回頭用劍指着硯霜，一時竟說不出話來。

葉硯霜站定身形，本待發作，此時見少女累成這樣，心中又不忍……一時竟也呆在那兒。

還是少女先開口，她嬌喘定，左手理了一下拂在面上的幾根秀髮道：「哼！好俊的功夫，爲什麼不跑了呀？」

「姑娘！妳這樣一再相逼，這是何苦……」說着揣手入懷摸出了那支青光閃爍翠環，雙手平托往少女處走了幾步，接道：「請姑娘原諒！我實在不該……夜入貴府，更不該拿了這隻鐲兒……還是請姑娘把它收回去吧！……」

這舉動倒真出乎少女意料之外，其實自己明白自己苦追這年青人，那裏是爲了這隻環兒！但眼下仍不肯服輸道：「誰希罕這東西？被你們男人沾過的東西，我一輩子也不會要，我若是想要還會叫你留到這會？……」忽然地止住了話，想想不該這麼說，又接道：「不過東西先放在你那裡，可是沒這麼便宜不叫你還，……這樣吧！你既背繫長劍，必定是個會家，我們不妨應應招兒，你如能勝我，不但環兒送你，還可許你逃走……要不然，可沒那麼簡單……」

硯霜此時真是窘態百露，手中翠環人家又不要，收下吧，當着人家又不好意思……一時面紅耳赤！

少女見他如此，心中似甚不安，不由一上步，平出劍身，「仙人指路」，往硯霜胸口點來，

一面口中還喊到：「別怔着啦！看劍！」

硯霜此時見少女劍，帶起一縷青霞，眼看已近自己胸前，不由得右脚往後一退，伸右手三指往少女持劍右手脈門便抓，明面是奪劍的樣兒，却暗含着拿穴的高招，眼看已快挨着，不想少女猛一收招，一個轉身出去丈餘，口中還說道：「你既客氣不亮劍，我也不便欺你，倒要領教領教你掌下高招。」一面還劍於鞘，不禁嘆嗤一笑道：「你看我急着追你，竟連劍鞘也未帶來，怎麼好呢！」

硯霜見少女一派天真，那似敵對模樣，心中早存好感，此時見少女竟無處插劍，又想放在地下，可是又怕丟掉，竟皺着眉毛左顧右視，不由得一聲低笑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還是陪姑娘玩玩劍吧！」

他說着一抬右手，「噲」一聲龍吟，寶劍出鞘，帶起一條銀蛇，隨着右手一擰，倒提着劍，左手拼二指，輕撫劍身，嘴中說到：「請姑娘劍下留情！」

姑娘見對方亮出了劍，不由得心中大喜，心想你到底還是得打。

她也平伸劍身，左手平搭於右手腕上，擺開了門戶，嘴中也客氣道：「喲！還客氣！我可不敢當。」

硯霜見對方一亮門戶，心中不禁一驚，原來這少女竟是「恒山」派的弟子，久聞「恒山」派以「七十二手越女劍」馳名江湖，怪不得這女孩一再逼自己施劍，看來自己的確要小心了！

經過這一番歇息，二人精力都已大為增進，少女知道硯霜決不會先出劍，自己也不再客氣，

一上步，手中劍「玄鳥劃沙」，正是「天魔劍」起式。

硯霜見少女起劍竟如此兇狠，心中不禁暗驚，知道這天魔劍乃恒山老尼得意招式，共分三十六式，雖不如「越女劍」難以招架，亦甚狠毒，那敢大意，此時見劍已快至胸前，猛一翻腕，擋開了少女來劍，兩劍相碰，擊出無數火花，各自一騰身，不由自主的看看自己寶劍，是否被對方砍壞。

硯霜見寶劍絲毫未損，少女低頭看時却見鋒刃處有半粒米大小的一個缺口，不禁心痛萬分。因此劍乃師父恒山老尼鎮庵之寶，劍名「石雨」，雖不能說削金斷玉，却可稱得上吹毛斷髮，平日自己愛如珍寶，向不輕用，不想今日一時大意竟被損傷，那能不痛惜萬分，由是不禁牽怒硯霜，嬌叱一聲：「還我劍來！」身隨劍轉，「刷」！「刷」！「刷」！「刷」！一連三劍，帶起三團光圈，名爲「三環套月」，竟逼得硯霜連退四五步，方才站穩。

硯霜見無意間把少女寶劍損傷，內心也頗爲不安，此時見少女狀如瘋狂，不容自己有說話機會，心想不如先把妳制服，再向妳道歉，那時看妳還有何話說。

想至此也不客氣，低聲道：「葉某得罪了！」

只見他劍走輕靈，左舞右蓋，全身上下直似無數銀蛇盤繞，冷氣森森，煞是驚人，竟是仗以成名武林，人所敬仰的「一字劍」。

那少女，此時見少年人竟施出了武林絕藝的「一字劍」，竟毫不畏懼，低叱一聲，展開了「七十二手越女劍」法，竄高縱矮，「點」！「挑」！「蹿」！「刺」！一時間竟連打了十餘招不

分上下。

這一陣急鬥，可謂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，輕靈時如夜蝠穿櫟，穩重處如泰山矗立，見招攻招，見式破式，看看東方竟漸露曙光。

此時二人竟忘了疲乏，愈打愈猛，都不由得對對方欽佩萬分。

這時少女見久不能勝，惟恐硯霜還有絕招在後，自己不敵，一着急竟施出了恩師親授以救命臨危三招，只見她猛一轉身，見硯霜劍由後至竟做作不知，全身好似向前一蹣，避開身後之劍，隨即猛揮右手長劍，好一招「孔雀剔羽」，竟把硯霜驚出一身汗來，隨見她低叱一聲，飛起了無數劍花，全身上騰，舉左足點開了硯霜鋒利劍身，寒刃下穿，右足竟在混亂中飛往硯霜左肩「肩井穴」點來。

硯霜見少女竟施出自己見所未見的怪招，一時竟不知何以招架，心想：「罷！罷！妳竟拼命，我也不容妳了。」只見他仰面朝天，突收左肩，只一抽身已滑至少女身後，容他抽身再快，冷森森的劍鋒已滑衣而過，黑緞的夜行衣上，斜開了兩寸多的一道裂紋。

少女一飄身穿出丈餘，一聲嬌笑道：「承讓了！」

突然她臉色鐵青，把脚一躁，如飛鳥穿林，投入黑密密的樹林，只幾臚身已不見芳影……：剩下了既驚且愧的葉硯霜，半天才把寶劍入鞘，同時由衣袋內取出綢巾一方，小心包上了左手的一縷黑物，那竟是一縷既黑且秀的頭髮……：

不遠的大樹上竟微微有一聲嘆息聲道：「孽緣！孽緣！」那聲音低得僅有他自己聽見，隨見

那樹上飄起一股白煙，竟是一髮鬢全白的古稀老人。

現在這年青的人帶着懊喪、失望，像失去了靈魂似的往回家的路上走着！想着，想着竟流下淚來……

他推開了那扇小窗，飄身入內，見母親竟氣息均勻的熟睡，不禁暗感驚異，「今天她老人家怎麼竟熟睡至此」，在愁苦的臉上，第一次裂開了笑紋。

他脫下了夜行衣，小心的放入箱內，置好了劍，左手拿着那綢巾包兒，右手是光華閃爍的翠環兒，看着這邊，又望望那邊，狀如呆痴，那嬌柔的情影慢慢又上了眼簾，不知不覺中他吻着那縷青絲……

忽然他張大了眼睛坐起身來，一挺身下了牀，舉手拔下了牆上一柄銀色匕首，「撲塔！」落下了一個沉重重的小布袋，還有一封白色的書信。

他一見書信封面，筆力蒼勁，只飛書着四個字，「字示硯兒」，不由倒吸一口涼氣，暗暗道：「這分明是恩師的筆跡，那我今晚所爲……。」

他抖着手打開信封，見內中除了給自己的一張外，另有一封未封口的信，他也來不及看給誰的，先讀自己的要緊，只見上面龍飛鳳舞的寫着：

「硯兒如晤：今夕汝所爲，吾已盡知，念汝出自孝心，不加責罰，留七示警，暫記汝首，黃金百兩，可用以奉母病，書信乙封親交鐵提督，一切依言行事，不得有誤！

不由驚嚇得兩齒相戰，再看那另一封信，上款是：「親呈九門提督府」當中寫着「鐵提督鏡庵勛啓」，下款：「南天一草民恭上」。

心想這封信分明是給鐵提督的，爲難的是竟叫自己送去，萬一再碰到了鐵府小姐，豈不麻煩？但師命如山，那敢違背，不禁深皺着眉頭，這時就聽到母親有轉動之聲，知已醒轉，連忙收起各物，恭趨問安道：「娘今夜睡得真好，竟一直沒醒過，想必這病大有起色了！」

葉母吟道：「是硯兒麼！真怪！我今天竟覺得好得多了，想是老天有眼，竟叫我這垂死之人能以復生……」

她那裏知道昨夜南天禿鷹竟潛至身側，用點穴手先點了她的昏穴，再以「小諸天大推拿法」，打開了她全身三十六處穴門，故而氣貫週天，一夜之間病已去了多半。

此時他母子在這麼慶幸，却不見在那深府禁院的鐵府，那位鐵提督的掌珠鐵守容小姐，此時香肩連聳，如帶雨梨花，哭得天昏地暗……

原來這位鐵小姐，乃老提督鐵鏡庵的唯一愛女，平日痛愛十分，生才彌月就多病，一直到十歲那年，藥罐每日不離，北京城遠近名醫幾全請遍，還是只能保持病情不再惡化，想復原勢比登天還難。

提起這女孩的病來可真怪，這全府上下很少有她喜愛之人，除了父母及那貼身小丫環以外，別想叫她多說一句話，每日昏睡不醒，食量極微，清醒時是每年春夏秋三季，冬季整月臥床，全身軟癱，直如中風症，這一來可把這鐵提督夫婦急壞了，訪醫外還張出了告示，令人遍貼各省州

府，凡能醫好此症者賞黃金千兩，半年來應者不絕，可真能治好者却無一人。

這一日，這位鐵小姐的母親錢氏，正在房中伴女習詩，忽然見愛女放下筆來，喜極叫道：「媽！妳聽這是什麼聲啊！怎麼我從來沒聽過這麼好聽的聲音！媽！妳叫這人來吧……」

這錢氏見愛女突然高興，尤其這笑容，連自己還是生平罕見，不禁驚喜交加，一把把她摟入懷中，再豎耳聽去，那有什麼美妙音樂，竟是一出家人木魚聲加上斷斷續續的梵唱之音，不禁一怔。

此時這位鐵小姐，竟掙開母懷，喜極欲狂地撲至窗前，推開了那雕欄小窗，一面的叫道：「在那裏呢？在那裏？」只看見一叢叢的花樹，那能看到這出家人，似乎急得要哭出聲音來了。

鐵夫人見愛女竟從床上撲下，不禁大驚，連忙撲過去抱住愛女，一面高呼來人，叫小丫環趕快傳人到府外去請那出家人快來。

過了有半盞茶的時間，始見有兩個丫環，伴着一風塵僕僕的老尼，這老尼左手拿着一大如面盆紅色古銅木魚，右手拿着魚籤，寬大的僧衣，被風吹得左舞右揚，再加上慈眉善目，竟同畫上仙人一般，令人肅然起敬。

此時鐵夫人已親自迎出內房，見老尼這樣，也不由敬仰十分，這一走近始看清這老尼竟然沒有右耳，一件僧衣非絲非麻，兩眸子內每一開合閃出異光，不禁更生敬仰之心，此時見老尼目不斜視，也不見她怎麼走，步法竟快得出奇，後面兩個婢女跑着還跟不上，轉眼已來至自己身前，一彎腰放下了手中木魚，雙手朝夫人一合十，口中說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不知這位女施主召見

貧尼有何見教！」

鐵夫人連忙跟着雙手合十，口中連道：「豈敢！豈敢！只因小女經年多病，臥床不起，今日聽到神尼梵聲，意思朝見神尼仙駕，故令人往請，不恭處尚請師太寬宥。」

這女尼聞言連道：「施主何必過謙，既如此就請領見令媛，貧尼尚略擅醫道，或能薄效微勞也未可知。」

鐵夫人聞言大喜，連聲道：「既如此，那真再好不過了！若能治得小女之病，無異我夫婦再世恩人。」一面令丫環與師太看茶，說着回身讓請老尼先進，這老尼也不客套，攤開大步往內就走，穿過一間書齋，進了內廳。

忽然這老尼看看內廳小門上的一對門環，回首笑對鐵夫人道：「施主妳看這環兒想是年久都不行了。」說着以那長大的袍袖往那環上拂去，只聽得一聲「噹！」，那粗如手指的一枚鐵環，竟應袖而折，「噹」一聲落於地，把身旁各人，都驚得張口結舌。

鐵夫人到底不愧出身大家，雖一向不會接觸這類江湖異人，但一生博讀經書，知悉似此異人並非無有，此時雖驚奇萬分，並不形於顏色，反而對老尼一笑道：「師父真神人也！請進吧！」這老尼有意要這一手，試試這位夫人胆力如何，故而暗運內家真力於衣袖，雖祇一拂，何異千鈞。

（作者按：這袖斬鋼鑽，讀者定認為是筆者信口胡謔，其實並非絕無可能，如內家可運動花葉，落葉飛花可制人死命，其理一貫之。）

此時老尼見夫人面容非但無畏懼之色，却甚從容，不禁暗暗嘉許。

說話間已來至臥室，此時那鐵守容小姐，早等耐不及，引頸大叫：「媽！快把師父請進來吧！」

老尼趕上兩步，細細的端詳這女孩良久，才抬起頭低唸道：「善哉！善哉。好一付『六陰全真相貌』，可惜貧尼早年未悉，以致委屈妳了，孩子！」

她伸出了修長如玉的手，輕撫着這女孩的頂門，嘴角帶着慈笑。

這女孩此時見了老尼非但不懼，尚伸出小手拉住老尼如玉之手，嘴中連聲求道：「請師父再唸唸剛才唸的那些經好不好？」嬌憨之態，竟同依母。

老尼聞言不禁接連點頭，回首對鐵夫人道：「此女先天性根至善，如能從佛定能光大吾祖，使佛門昌盛，只是雙眉斜挑，一生恐難逃『情』關這字，要想成佛非來生不可了！」

言罷似微微搖頭嘆息，不久接道：「總之！是人間英才，不可多得……」，接着又道：「所患疾病，乃先天遺流之『六陰血脈』如不通至多再能活上五年，貧尼曾潛修易經（筆者按此易經非六經中之易經，乃佛祖達摩爲救世人萬疾，而運大智手筆易筋篇之易經），然多年未用，也不知尚如意否，且看此女造化如何吧！」

鐵夫人聞得愛女最多僅可活得五年壽命，不禁淚如雨下，一把抓住老尼右手道：「請師父務必救她一命！」說着竟要屈膝下跪……

這一下可嚇壞了老尼，怎經得起鐵夫人如此大禮，不禁回身避讓，單臂扶着夫人，口中連道